歷史與空間

黯淡的童年（中）

■文：劉巧珍

日佔時期的我，身體非常瘦弱，外形如今天仍然在飢餓邊緣掙扎着的非洲兒童：大而無神的眼睛，前額和兩頰都是皺紋，而肚子卻是大大的，因為滿肚子都是寄生蟲，那些可怕又討厭的蟲會跟着大便排出，但有時卻會從口腔鑽出來，太可怕了。我的手腳長滿疥瘡，討厭的蒼蠅常來叮着傷口，又痛又癢的，但我卻連趕走蒼蠅的力氣都沒有。我向媽媽哭訴，媽媽只好無奈地說：「別管牠吧！」

媽媽和哥哥姐姐都為口奔馳，哪有時間和心情關心我呢？好心的鄰居用小盤盛了一些洗米水，讓我洗傷口。我看着白白的米水，簡直垂涎三尺。當我自己洗完傷口，忍不住趁沒人注意的時候，用匙羹一口一口地飲這些米水，實在太美味了！我雖然常挨飢餓，但我絕不饞嘴，當鄰居偶然會給我一點食物時，沒得媽媽的同意，我絕不會接受，這是我性格倔強的一面。

艱難的生活煎熬，令媽媽透不過氣，脾氣也變得暴躁。有時她會在家裡大哭一場，甚至多次把頭撞向牆壁，我害怕得跟媽媽一起大哭。有時她會到爸爸墳前哭訴。因為在家中我年紀最小，自然成為媽媽的「出氣袋」，稍不如意就會被大罵一頓，媽媽有時甚至會打我，我卻不明所以，只好強忍下去吧。媽媽的身體也很衰弱，每次當她獨自外出的時候，她都會囑咐我們，假如等不到她回家，就不必去找她，一定是死在街頭了！因為那時候是日本鬼子統治香港，民不聊生，飢民走路稍不小心摔倒，根本就沒力氣爬起來。如果當時沒有人扶他一把，就只好在地上等死。

一天，媽媽大清早外出，不幸被日本鬼子抓去。要一群婦女為他們鋤地拔草。媽媽把鋤頭鋤進泥土裡，卻沒力氣把它拔出來，日本鬼子就在後面用木棍打她。在烈日當空下，有幾個婦女都暈倒在地上。好不容易挨到傍晚才把她們放走。我們在家裡急死了！哭着盼望媽媽快點回來。終於在黃昏時，媽媽拖着極度疲累的身軀回到家了，但她突然暈倒在門外，幸得好鄰居相助把她救醒。

因為大哥是在日本鬼子的船上工作，媽媽終日提心吊膽，怕大哥會有意外，每當空襲警報時，媽媽一定向着蒼天上香跪拜，祈求上天保佑大哥平安無事。有一次，一塊炮彈碎片就飛落在媽媽的身旁，多危險呀！而我跟二哥只懂得鑽到床底下去躲避。待空襲警報解除後，我們才從床底下鑽出來。媽媽又再一次上香感謝上天的保佑。

當時的糧食非常缺乏，政府規定每天配給每人六両四米，而無良的商人卻在米裡摻入很多砂子，所以實際得到的米是不到六両吧。我整天只懂得喊肚子餓，媽媽有時無可奈何下把我留在一些店舖門外，吩咐我：「假如有人給我食物就吃吧。」過了一段時間媽媽就會來接我回家，我只是哭訴沒有人給食物我吃。附近有一商舖，每逢農曆初二和十六，會多做一些飯菜拜神，老闆會把剩餘的飯菜派給我們吃。這兩天對我來說是大日子，因為我們可以吃到美味的飯菜。

我的舅舅是一個商人，他娶了兩個太太，養了十個孩子。他雖然有錢，但他從不會關心我們。只是有時他需要媽媽代勞的時候，才會到我家找媽媽。比如當他的孩子病了，需要媽媽去為他的孩子祈福；他的太太病了，需要媽媽去幫忙照顧；家裡的女傭病了，要媽媽去做家務等等。有時我和二哥會跟媽媽一起到舅舅的家，也許會吃上一些剩餘的飯菜，但他的大兒子會辱罵我們是乞丐，是窮鬼。以後我和二哥寧可挨餓也不願意再到舅舅的家。一次，他的大太太病重，需要住醫院，聽說是肚子裡長了一個毒瘤，需要做手術，媽媽就日以繼夜地在醫院裡侍候她，後來終於不治病逝了。媽媽想向舅舅要一些舅母的舊衣服，他竟然要媽媽把在醫院裡，舅母臨死前所穿着的髒衣服取走算了，真豈有此理，難道窮人就要讓人家欺負的嗎！

■日佔時期糧食缺乏，政府每天配給每人六両四米。 網上圖片

好不容易熬過了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歲月，日軍終於投降，第二次世界戰爭也將會結束。我雖然不懂得是什麼一回事，但也分享了人們的那一份喜悅，大概以後都會有飯吃了吧？我不要再挨餓了！但是剛和平的那段日子實在不好過：日軍撤退前，把不能搬走的東西破壞，抓一些人為他們搬運那些能帶走的物品上船或上飛機；那些漢奸和奸商帶着他們的財物逃跑到外地；市面上有人搶劫；有人因為仇恨日本鬼子，碰上個別的鬼子時，就群起打他。那時的日本鬼子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以發洩我們的國家仇民族恨，真是大快人心！

由於時局實在太混亂，工廠停工，商店關門，一切陷於停頓。因為大哥是在日本人的船上工作，日本人逼他須跟船到日本去，大哥求情說是要回家收拾行裝和跟家人道別，請假跑了出來。大哥逃跑出來後，一直不敢回家，怕鬼子來抓他，只託朋友帶了一個口信給媽媽。我們都很害怕，擔心着大哥的安危，媽媽天天求上蒼保佑大哥平安無事，早日回家。我們天天等着，天天盼着，媽媽很傷心，簡直食不下咽，終日以淚洗面。而這時候家裡幾乎是斷了炊，沒糧食也沒錢買，怎麼辦呢？媽媽蹣跚地走到舅舅家想向他借點錢買米，但卻被拒絕了，他說是因為現時的時局動盪，日治時期用的軍票可能會作廢，那以後怎樣算這筆帳呢？這只不過是托辭罷了，實在太絕情，不借就不借，何必巧立名目。從那時起，在我幼小的心靈裡就打上了這樣的一個烙印——日本鬼子是壞人，然而有錢的人也不是好人。

書若蜉蝣

■文：葉 輝

活在機械複製時代

機械複製時代湧現了大量影音產品——從電影（影院、放映室）到家庭影院、電視、錄像，從涼茶舖到唱片酒吧，從不可缺少的唱片機再到網絡時代的視頻、Youtube、手機短片，影音傳播方式不斷改進，影音式樣很快就更新了——從電視機（television）到電話（telephone），都有遠距離（tele）之意，猶如望遠鏡（telescope）和電報（telegram），都是遠距離的接收。

如今，每一個城市人都活在機械複製時代——從留聲機、唱片機、磁帶、唱片到CD，再到walkman、mp3到ipod，全都包容於一部智能電話，因而造成了大量「無用之物」。在此情況下，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無疑就顯得彌足珍貴了。

話說1924年，本雅明邂逅蘇聯女導演阿絲婭．拉西斯（Asja Lacis），受到她的影響，聽她講內戰、流亡、起義、革命，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謀求法蘭克福大學的教授資格失敗後兩年，他在年底造訪了莫斯科，不久就開始寫作《巴黎拱廊街》（The Arcades Project），想找到打開巴黎的鑰匙。

1934年7月至10月，本雅明在丹麥Skovbos沙灘造訪戲劇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翌年，他成為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正式成員，《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譯成法文，其後再譯成各國語文，但與同代大多數猶太裔德國學者一樣，本雅明遭到了納粹的迫害，1940年，他在納粹的追捕下，於西班牙小鎮自殺。

走筆至此，忽然想起去年上畫的電影《觸不到的她》（Her），片中的菲奧多（Theodore）很憂鬱，他的樣貌是不是有點像本雅明？這個中年男人不知不覺愛上了「她」，「她」不是人，只是一個智能系統，既沒有真實的性別，也沒有設定外貌，一切都是系統因應喜好而設計出來的聲音——未來世界都可以聲控，戲中描述的未來離今天有多遠？

菲奧多口袋中的智能電話必備拍攝功能，他只要向手機或電腦上的女聲發出要求，「她」便會讓他傾訴心事，菲奧多心中有說不出的寂寞，可惜他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可傾訴的女伴——不是離異收場，就是早已感情變淡，要找異性傾訴，談何容易？幸虧有智能手機，不用等到電影中的未來，隨時可上網站訴說，然而，可以想像，多久之後的未來世界比今天更難以溝通，菲奧多才會戀上「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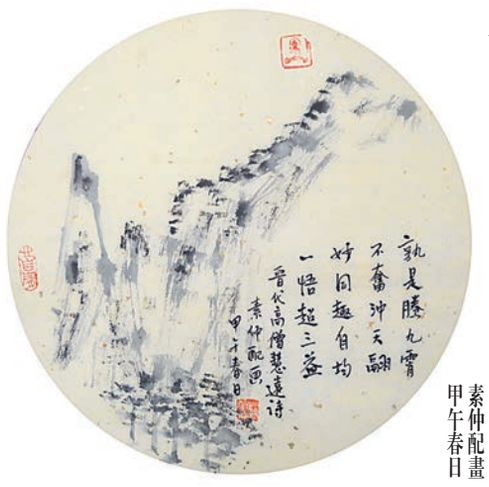
虛擬世界的「機械複製時代」早就來臨了，不要忘記，如今已出現了大量「非人類」（inhuman）寫作，不少報道性文字由「非人類」撰寫，「他們」是「機械人」或「半機械人」或「賽伯人（Cyborg）」，寫作不止是重複數據，而是模擬人類寫作能力，「半機械人」或「賽伯人」乃科技半生物體，一半是人，一半是機器，將人類和智能機械結合，「機械複製時代」早已不再是想像的產物了。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詩畫禪心（一）

晉代高僧慧遠



崇巖吐清氣，幽岫棲神跡。
希聲奏群籟，響出山溜滴。
有客獨冥遊，逕然忘所適。
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
流心叩玄扃，怠至理弗隔。
孰是騰九霄，不奮沖天翮。
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晉代高僧慧遠詩
素仲配畫
甲午春日

慧遠（334–416），東晉末年佛學的代表人物。屬道安門下。慧遠的聲望因廬山蓮社而遠播。廬山蓮社是當時集合了123人有聲望的宗教組織，當中有著名的「東林十八賢」。詩中表現了高僧慧遠的胸襟和決心悟道的沖天之志，並強調「悟」性是領會佛性最重要的。

啟悟隨筆

佛教是博大深奧的，像我這樣的膚淺是不能明白的。但佛教又是平易可親的，深奧的道理幾個字即能開示我們的心靈。如「諸行無常」四字就足夠我們面對各種不同環境的思考了。

詩意偶拾

■文：星 池

弦 月

誰說
淡淡掛於夜幕的弦月
未能圓滿有所缺
太寂寥

如弓的月
開朗地躺在穹蒼點綴
並不拙劣
讓銀光灑落白雪
令滿懷福氣人士
緩緩細閱
美景如歌千百闋
桃源與世隔絕
淘汰了憂傷
愉悅

生活點滴

■文：韓小榮

樓底的花壇

■白玉蘭體態豐腴，花香溫和。 網上圖片

閒暇時，我總喜歡站在我家的陽台上向外張望。我家住六樓，俯瞰樓底的花壇，一花一草，盡收眼底。

尋芳不必覓遠，展眸即在面前。因此，我好感謝那些勤勞的園丁們，經過他們用心栽培的植物，雖然名義上不屬於我，形式上卻為我所享。

一年四季，周而復始。花壇的植物們時而欣欣向榮，時而葳蕤茂盛，時而黃葉飛舞，時而枯殘凋敝。這些大自然多變的生命現象令我感觀愉悅的同時，心情也跟着浮蕩不已。

春天，當花壇裡那叢叢簇簇的迎春花綻出第一抹黃時，我一定會跑下樓去，親手撫摸那嬌媚的小花兒，俯身嗅一嗅花的香味兒。有時候想扯幾枝，放到陽台上插瓶觀賞。終究於心不忍，空手而去。這麼美麗可愛，小巧玲瓏的黃花兒，疼都疼不過來呢，怎能隨意踐踏？「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這話，我只當是詩人的一句戲言，是不會當成座右銘的。

與迎春次第而開的，是幾株玉蘭樹。清一色的白玉蘭，體態豐腴，花香溫和，令人見之忘俗，聞之忘餐。玉蘭在芳族中頗有位分。屈原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古之木蘭即今之玉蘭，木蘭清露，品格端方，物價貴重，故入了《離騷》經，芳名永流傳。迎春花和玉蘭花同壇競放，顏色迥異，芳香有別，卻同樣惹人愛憐。可見，芳族中無論哪一枝紅塵秀技，既與春風共舞，皆如天使一般，令人神恍恍而意惚惚。

有花香而無鳥語，猶如有春光而無姝麗。這時，春日的紅襟翠羽彷彿善解人意般，翩翩飛來，棲落枝頭。其中麻雀居多，但也有黃鸝。麻雀嘰嘰喳喳，曲不成調，灰不溜秋，色不媚人，自然不受人重視。黃鸝是羽類中著名的歌唱家，牠的金嗓子一亮，就會囀出一曲陽春白雪。在這美好的春光裡，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了黃鸝忠實的聽眾。

耳得之而聲，目得之而色，鼻嗅之而香，這春日的花壇果然是造物主之無盡藏也！

幾番風雨，春意闌珊，轉眼已是初夏。這時花壇尚有兩株碩大的仙人掌刺裡拔花，花色如火，艷麗非常。及至盛夏，果實已成，如瑪瑙，如琥珀，雖耐看，卻有着毳毛一般的小刺茸。這種不能吃的果實，我曾以「仙果」呼之，得此佳名，卻非嘉客，此果彷彿與生俱來的不與人為善，喜歡拒人於千里之外。設若，你把它當成一般果實伸手採摘，「仙果」一定會給你點顏色看看，讓你奇癢無比，叫苦不迭。

仙人掌素不友愛，常用刺傷人。但它秉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處世原則，並非蓄意傷害他人。 看着仙人掌茁壯挺拔，我暗暗產生了一股敬意。那全副武裝的刺體，固然是為了明哲保身。明哲保身有錯麼？這是一種圓滑的處世態度罷了。只讓你遠觀而不讓你褻玩，這樣的節操竟同荷花一般無異呢！

當黃葉飄飄，花壇裡那兩棵小松樹卻是容顏如舊，青色不改。有趣的很，兩棵松樹一東一西，兩相對望，大有深意。「一雙幽色出凡塵，數粒秋煙兩尺鱗，從此靜窗聞細韻，琴聲常伴讀書人。」這是唐朝李群玉寫的《書院二小松》，意境多美！詩人身在靜窗，常聞細韻，琴聲悠揚，書聲朗朗。凡塵幽色生，小窗含煙翠。 這種清新脫俗的環境，也只有讀書之人才配享之。我雖不在獨院，而小松常得我青睞，遂天人合一，物我兩忘。我便把小松從心理上據為己有，有何不可呢？

適逢畫家朋友來訪。她信誓旦旦說，若想公器私用，山人自有妙計。我知她有意，遂央她給我畫下這花壇二小松。她二話不說，使出平生所學，於是乎，花壇草地、玉蘭、迎春、仙人掌與二小松結伴躍上宣紙。經過一番精心裝裱，掛在書房南牆。恰逢女兒在鄰間彈奏電子琴，咦，這可不是「琴聲常伴讀書人」麼？

既然花壇全景已被巧取豪奪，畫之紙帛，我還有必要站在陽台受冬之陰冷，看花壇敗象麼？冬日的花壇本就應該了無生機，獨有那兩棵小松卻傲骨錚錚。「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是孔聖人的話吧？怎麼覺得這話，倒像是為花壇的小松量身定做的冬裝呢！

年前，曾有一場鵝毛雪不期而至，我便喊來女兒，向樓下觀望。女兒聰慧，不待我言，她嘴巴一張，一首充滿革命豪情的小詩脫口而出：「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老公聞訊走出書房，戲云：「花壇已在吾家掛，何必跑去陽台觀？」

來鴻

■文：實習記者 張 楠

《萬物生長》讓荷爾蒙灑滿屏幕

「我們彼此相愛，就是為民除害」。《萬物生長》的海報上赫然印着的宣傳標語幽默挑逗。同樣讓人期待的還有超高人氣的主演——范冰冰、韓庚以及齊溪、吳莫愁、沙溢等實力演員的加盟。4月14日，筆者在濟南新世紀影城的媒體看片會上提前觀看了這部影片。《萬物生長》由李玉執導，方勵監製，改編自馮唐同名小說。這部號稱「羊年開春，虎狼之作」的電影展現了一群20多歲醫學院學生蓬勃成長的放肆青春。打架、失戀、搗亂、醉酒等情節真實搞笑。全劇生猛任性的青春氣息滿溢，讓人回想到自己在大學度過的青葱歲月。而更感動的則是范冰冰飾演的柳青與韓庚飾演的秋水之間虐心的「姐弟戀」。有媒體朋友在觀影後笑稱：「這是一部不一樣的『重口味』青春劇！」相信這部由各路業界巨擘結盟發力的電影會帶給觀眾全新的觀影體驗。

■《萬物生長》劇照。 網上圖片

「我騷，我自豪！」是秋水標榜的人生態度。在仁和醫學院學習的生活漫長而無聊，隨着氣溫增高的還有體內分泌過剩的荷爾蒙。和女友白露「被管理」的戀情有條不紊地展開，即使偶爾有「小差錯」，也終化險為夷。唯一的隱痛大概就是與小滿夭折的初戀。這樣的日子，太過平淡無奇了吧！是的，直到柳青的出現。柳青是那種妖嬈艷麗的女子，別有一番熟女的韻味。「這是一場事故，這是一場可以避免的事故，但是我們特別高興，它發生了……」秋水不會想到，柳青在他的生命中，就像一場命定似的事故，避之不及，而且，這種事故往往還有一個美麗的別名，叫做「愛情」。

印象最深的是兩場昏黃的光。柳青第一次專程找秋水，是因為「被二奶」之後的身心俱痛。秋水讓柳青拿水管將自己澆了個透。看着渾身濕漉漉的秋水，柳青更加憐惜。二人在窗邊的椅子上坐下來，暖暖的陽光似能驅走一切陰霾。柳青的眉眼間塗滿陽光的色彩，且多了一分不易察覺的、似少女萌動的竊喜。

第二次是在秋水的實驗室。與白露分手的秋水選擇不顧一切地奔向柳青，二人在充斥福爾馬林氣味的房間裡偷嘗禁果，屋外是濃烈如血的殘陽，顯得淒婉而悲壯。那一刻，秋水抱着柳青，暗想：「如果她是植物，我的眼光就是水，我要滋潤得她發光、發亮」。然而終究因為太年輕，我們看不明白生活的曖昧不明。秋水在潛意識中並不認可柳青的生活方式，二人不歡而散。

正像柳青後來所說的，「我要用盡我的萬種風情，讓他在將來，不和我在一起的任何時候，內心都無法安寧。」事實確實如此。斬斷退路的二人之間的愛情如虎狼之勢。在一夜激情後，柳青似人間蒸發，秋水瘋狂地尋找卻不見芳蹤。五年之後，又一個真相揭開。小滿因患晚期卵巢癌去世，秋水並不知情，拒絕了小滿生前見面的請求而抱憾終身。說到底，小滿之所以讓秋水無法釋懷是因為當初的不圓滿，結果成為永遠無法撫平的傷痛。或許她只屬於回憶，她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她出現的實際意義。生活太猝不及防，它總是在人躊躇滿志時甩出一記響亮的耳光。原來我們愛的，終究是自己，還有那段恣肆的青春歲月。想起水木年華那句歌詞：「五彩的幻滅後黑白的青春啊！」遊走於三個女人之間的秋水終於漸漸成熟，長大，也終究不過是一念、一行。

「如果再相遇，我們就相愛吧」，這是一個眾人皆知的定律。

抬頭看，陽光多好！

萬物生長。